

曾樸所敍

孽海花
瞿冕之題



真美善書店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三版

實價國幣

孽

夏善美

孽海花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著

曾

樸

發行者

真

社

印刷者

美

店

經銷者

善

店

古上海亞爾培路二號
電話七三七七八八號
出 版 社

總代售處

惜陰書局
新明書局
書報社
百方漢口中東亞書店
書局
書報社
書局
書局
暨外各坊

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

我把孽海花的初二兩編修改完了，付印時候，我心裏有幾句要說的話，把他寫在這裏：

我要說的話，是些什麼呢？（一）這書發起的經過；（二）這書內容的組織和他的意義；（三）此次修改的理由。

這書發起的經過怎麼的呢？這書造意的動機，並不是我，是愛自由者。愛自由者，在本書的楔子裏就出現，但一般讀者，往往認爲虛構的，其實不是虛構，是實事。現在東亞病夫已宣布了他的真姓名，愛自由者，何妨在讀者前，顯他的真相呢？他非別人，就是吾友金君松岑，名天翮，他發起這書，曾做過四五回。我那時正創辦小說林書社，提倡譯著小說，他把稿子寄給我看。我看了，認是一個好題材。但是金君的原稿，過於注重主人公，不過描寫一個奇突的妓女，略映帶些相關的時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陳圓圓的滄桑艷，已算頂好的成績了，而且照此寫來，祇怕筆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傳的蹊徑，在我的意思却不然，想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避去正面，專把些有趣的瑣聞逸事，來烘託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較的廓大。當時就把我的意見，告訴了金君。誰知金君

「君竟順水推舟，把繼續這書的責任，全卸到我身上來。我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一面點竄塗改，一面進行不息，三個月工夫，一氣呵成了二十回。這二十回裏的前四回，雜糅着金君的原稿不少，即如第一回的引首詞和一篇駢文，都是照着原稿，一字未改，其餘部分，也是觸處都有，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誰是誰的。就是現在已修改本裏，也還存着一半金君原稿的成分。從第六回起，纔完全是我的作品哩。這是我要說的第一件。

這書內容的組織和他的意義是怎麼樣的呢？我說這書實在是個倖運兒，一出版後，意外的得了社會上大多數的歡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銷不下五萬部，讚揚的讚揚，放證的放證，模彷的，繼續的，不知糟了多少筆墨，禍了多少棗梨。而尤以老友畏廬先生，最先為逾量的推許。——他先並不知道是我做的——我真是慚愧得很；但因現在我先要說明組織，我却記到了新青年雜誌裏錢玄同和胡適之兩先生對於孽海花辯論的兩封信來，記得錢先生曾謬以第一流小說見許，而胡先生反對，以為祇好算第二流。——原文不記得，這是概括的大意——他反對的理由有二：（一）因為這書是集合了許多短篇故事，聯綴而成的長篇小說，和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是一樣的格局，並無預定的結構。（二）又爲了書中敍及煙台孽報一段，含有迷信意味，仍是老新黨口吻。這兩點，胡先生批評得很合理，也很忠實。對於第一點，恰正搔着我癢處，我的稿把數十年來所見所聞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

公的一條線上，表現我的想像，被胡先生警眼捉住，不容你躲閃，這足見他老人家讀書和別人不同，焉得不佩服！但他說我的結構和儒林外史等一樣，這句話，我却不敢承認，祇爲雖然同是聯綴多數短篇成長篇的方式，然組織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線，穿一顆算一顆，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練；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時收時放，東交西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學裏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了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爲止。我是繖形花序，從中心幹部一層一層的推展出各種形色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談話式，談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丢了，可以隨便進止；我是波瀾有起伏，前後有照應，有擒縱，有順逆，不過不是整個不可分的組織，却不能說他沒有複雜的結構。至第二點，是對於金君原稿一篇駢文而發的，我以爲小說中對於這種含有神祕的事是常有的。希臘的三部曲，末一部完全講的是報應，固不必說，浪漫派中，如梅黎曼的短篇，尤多不可思議的想像。如姫尼斯銅像一篇，因誤放指環於銅像指端，至惹起銅像的戀妬，姦死新郎於結婚床上。近代象徵主義的作品，迷離神怪的描寫，更數見不鮮，似不能概斥他做迷信。祇要作品的精神上，並非真有引起此種觀念的印感就是了。所以當時我也沒有改去，不想因此倒賺得了胡先生一個老新黨的封號。大概那時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當兒，很興奮地自命爲新黨，還沒想到後來有新新黨出來，自己也做了老新黨，受國故派的

歡迎他回去呢？若說我這書的意義，畏廬先生說：「孽海花非小說也。」又道：「彩雲是此書主中之賓，但就彩雲定爲書中主人翁，誤矣。」這幾句話，開門見山，不能不說他不是我書的知言者。但是「非小說也」一語，意在極力推許，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祇囚在中國古文家的腦殼裏，不曾曉得小說在世界文學裏的價值和地位。他一生非常的努力，卓絕的天才，是我一向傾服的，結果僅成了個古文式的大繙譯家，吃虧也就在此。其實我這書的成功，稱他做小說，還有些自慚形穢呢！他說到這書的內容，也祇提出了鼓蕩民氣和描寫名士狂態兩點。這兩點，在這書裏固然曾注意到，然不過附帶的意義，並不是他的主幹。這書主幹的意義，祇爲我看著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例如：這書寫政治，寫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在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寫皇家的婚姻史，寫魚陽伯余敏的買官，東西宮爭權的事，都是後來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的根源。寫雅聚園舍英社談瀛會臥雲園強學會蘇報社，都是一時文化過程中的足印。全書敍寫的精神裏，都自勉的含蓄着這兩種意義，我的才力太不彀，能否達到這個目的，我也不敢自詡，祇好待讀者的評判了。這是我要說的第二件。

此次修改的理由怎麼的呢？第一，是爲了把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事業，時期提得太早了。興中會的組織，大約在光緒庚寅辛卯間，而廣州第一次的舉事，事實却在乙未年十月，這書敍金慶青中了狀元，請假回南過滬時就遇見陳子秋，以後便接敍青年黨興中會的事。慶青中狀元書中說明是同治戊辰年，與乙未相差幾至三十年，雖說小說非歷史，時期可以作者隨意伸縮，然亦不宜違背過甚，所以不得不把他按照事實移到中日戰爭以後。既抽去了這麼一件大事，篇幅上要缺少兩回的地位，好在這書裏對於法越戰爭，敍得本來太略，補敍進去，並非蛇足。第二，原書第一回是楔子，完全是憑空結撰；第二回發端還是一篇議論，又接敍了一段美人誤嫁醜狀元的故事，仍是楔子的意味，不免有疊床架屋之嫌，所以他全刪了。其餘自覺不滿意的地方，趁這再版的機會，也刪改了不少。看起來，第一編幾乎大部是新產品了，這是我要說的第三件。

這書還是我二十二年前——時在是光緒三十二年——一時興到之作，那時社會的思潮，個人的觀念，完全和現時不同，我不自量的奮勇繼續，想完成自己未了的工作。停隔已久，不要說已搜集的材料，差不多忘八九，便是要勉力保存時代的色彩，筆墨的格調，也覺得異常困難。矛盾拙澀，恐在所不免，讀者如能忠實的加以糾正，便是我的非常寵幸了！

目錄

第一卷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陸沉奴樂島 卅年影事托寫自由花 ······ 一

第二回 陸孝廉訪豔識閨門 金殿撰歸裝留滬瀆 ······ 四

第二卷

第三回 領事館公開賽花會 半倫生恨說西林春 ······ 一五

第四回 光明開夜館福音呈身 康了因名場歌郎跪月 ······ 二五

第三卷

第五回 開樽賴有長生庫 插架難藏素女圖 ······ 三四

第六回 獻繩技唱黑旗戰史 聽笛聲追白傅遺蹤 ······ 四八

第四卷

第七回 寶玉明珠彈章成謐史 紅牙檀板畫舫識花魁 ······ 六三

第八回 避物議男狀元偷娶女狀元 借誥封小老母權充大老母…………七一

第五卷

第九回 遣長途醫生試電術 憐香伴愛妾學洋文…………八三

第十回 險語驚人新欽差膽破虛無黨 淸茶餉客候夫人名噪賽工場…………九二

第六卷

第十一回 潘尚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韃文…………一〇一

第十二回 影並帝天初入布土殿 學通中外重繙交界圖…………一一一

第七卷

第十三回 誤下第遷怒座中賓 考中書互爭門下士…………一二三

第十四回 兩首新詩是謫官月老 一聲小調顯命婦鳳儀…………一三五

第八卷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一四八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鏡邊語影俠客窺樓…………一五九

第九卷

第十七回 辭駕侶女傑赴刑臺 遣魚書航師嘗禁樹 一七二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請客單 借花園開設諱福會 一八四

第十卷

第十九回 淋漓數行累五陵未舛健兒心 背礮三明珠一笑來觴名十壽 一九七

第二十回 一紙書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壓倒第一人 二〇九

第十一卷

第二十一回 背履歷庫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 二二三

第二十二回 隔牆有耳都院會名花 宦海回頭小孩驚異夢 二三六

第十二卷

第二十三回 天威不測蠻語中詞臣 隱恨難平違心騙俊僕 二四九

第二十四回 憤輿論學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戰 二六一

第十三卷

第二十五回 疑夢疑真司農訪鶴 七擒七縱巡撫吹牛

二七四

第二十六回 主婦索書房中飛赤鳳 天家脫輜破底臥烏龍

二八七

第十四卷

第二十七回 秋狩記遺聞白妖轉劫 春駢開協議黑告臨頭

三〇〇

第二十八回 棱萼雙絕武十道捨生 霹靂一聲革命廟特起

三一五

第十五卷

第二十九回 龍吟虎嘯跳出人豪 燕語鶯啼驚逢浦客

三二九

第三十回 白水灘名伶擲帽 青陽港好鳥離籠

三四二

第一卷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陸沈奴樂島；

卅年影事託寫自由花。

江山吟罷精靈泣，中原自由魂斷金殿才人。
平康佳麗間氣鍾情吳苑，轎軒西展。遽
瞞着靈根，暗通瑤怨。孽海飄流，前生冤果此生判。
羣龍九馗宵戰，值鈞天爛醉。夢
魂驚顫，虎神營荒，鸞儀殿闢，輸爾外交纖腕。
大千公案，又天眼愁胡，人心思漢。自由
花神付東風拘管。

却說自由神，是那一位列聖勅封何朝鑄像何地說也話長。如今先說個極野蠻自由的奴隸國。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倫波未闢，麥折倫不到的地方。是一個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裏頭有一個島，叫做奴樂島。地近北緯三十度，東經一百十度。倒是山川明麗，花木美妙，終年光景，是天低雲黯，半陰不晴；所以天空新氣，是極缺乏的。列位想想：那人所靠著呼吸的天空氣，猶之那國民所靠著生活的自由，如

何缺得因是一般國民沒一個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因是養成一種崇拜強權獻媚異族的性格，傳下來一樁什麼運命，什麼因果的迷信；因是那一種帝王暴也暴到呂政、奧古士都、成吉斯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煬帝、李後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種國民，頑也頑到馮道錢謙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揚雄、趙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島從古不與別國交通，所以別國也不曉得他的名字。從古沒有呼吸自由的空氣，那國民却自以爲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個「自由極樂」之國。古人說得好：「不自由毋寧死。」果然那國民享盡了野蠻奴隸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約莫十九世紀中段，那奴樂島忽然四周起了怪風大潮；那時這島根岌岌搖動，要被海若捲去的樣子。誰知那一般國民，還是醉生夢死，天天歌舞快樂，富貴風流，撫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賞着自由之花，年復一年，禁不得月噬日蝕，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聲響亮，那奴樂島的地，直沉向孽海中去。嘵嘵嘵！原來這孽海和奴樂島，却是接着中國地面，在渤海之南，黃海之西，青海之東，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經發現，那中國第一通商碼頭的上海——地球各國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希罕，天天討論的討論，調查的調查，禿着幾打筆頭，費着幾磅紙墨，說着此事。內中有個愛自由者，聞信特地趕到上海來，要想偵探奴樂島的實在消息，却不知從何處問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來人往，無非是那班肥頭胖耳的洋行買辦，偷天換日的新政委員，短髮西裝的假革命黨，說亂話的新

聞社員都好像沒事的一般，依然又麻雀打野雞，安壇第喝茶，天樂窩聽唱；馬龍車水，酒地花天，好一派昇平景象。愛自由者倒不解起來，糊糊塗塗昏沉沉的過了數日，這日正一個人悶悶坐着，忽見幾個神色倉皇手忙腳亂的人奔進來，嚷道：「禍事！禍事！」俄開仗了，東三省快要不保了！」正嚷着，旁邊遠坐着一人冷笑道：「豈但東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愛自由者聽了猛吃一驚，心想剛剛很太平的世界，怎麼變得那麼快！不知不覺立了起來，往外就走。一直走去，不曉得走了多少路程。忽然到一個所在，抬頭一看，好一片平陽大地，山作黃金色，水流乳白香，幾十座玉宇瓊樓，無量數瑤林琪樹，正是華麗境域，錦繡山河，好不動人歆羨呀！只是空蕩蕩靜悄悄沒個人影兒。愛自由者走到這裏，心裏一動，好像曾經到過的；正在徘徊不捨，忽見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愛自由者不覺越走越近了。到得門前，不提防門上却懸着一桁珠簾，隔簾望去，隱約看見中間好像供着一盆極嬌豔的奇花，一時也辨不清是隋煬帝的瓊花呢？還是陳後主的玉樹花呢？但覺春光澹宕，香氣氤氳，一陣陣從簾縫裏透出來。愛自由者心想遠觀不如近賭，放著膽，把簾子一掀，大踏步走進一看，那裏有什麼花？倒是個蟠首蛾眉桃腮櫻口的絕代美人。愛自由者頓嚇一跳，忙要退出，忽聽那美人喚道：「自由兒，自由兒，奴樂島奇事發現，你不是要偵探麼？」愛自由者忽聽奴樂島三字，頓時觸著舊事，就停了脚，對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嬪知道奴樂島消息嗎？」那美人笑道：「唉，你瘋了，那裏有什麼奴樂島來！」愛自由者愕然道：

「沒有這島嗎？」美人又笑道：「呸，你真呆了！那一處不是奴樂島呢！」說着，手中擎着一卷紙，鄭重的親自遞與愛自由者。愛自由者不解緣故，展開一看，却是一段新鮮有趣歷史。默想了一回，恍恍惚惚，好像中國也有這麼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自己還有一半記得，恐怕日久忘了，却慢慢寫了出來。正寫着，忽然把筆一丟道：「呸，我瘋了！現在我的朋友東亞病夫，囂然自號着小說王，專門編譯這種新鮮小說，我祇要細細告訴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地編出來，豈不省了我無數筆墨嗎？」當時就攜了寫出的稿子，一逕出門，望着小說林發行所來，找着他的朋友東亞病夫，告訴他，叫他發布那一段新奇歷史。愛自由者一面說，東亞病夫一面寫，正是三十年舊事，寫來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願爾早登覺岸！端的上面寫的是些什麼？列位不嫌煩絮，看他逐回道來。

第二回

| 陸孝廉訪藍宴金闈；

| 金殿撰歸裝留滬瀆。

話說大清朝應天承運，奄有萬方，一直照着中國向來的舊制，因勢利導，果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列聖相承，繩繩繼繼，正是說不盡的歌功頌德，望日瞻雲。直到了咸豐皇帝手裏，就是全田起義，擾亂一

回却依然靠了那班舉人進士翰林出身的大元勳，拚着數十年汗血，研着十幾萬頭顱，把那些革命軍掃蕩得乾乾淨淨。斯時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大亂敉平，普天同慶，共道大清國萬年有道之長。這中興聖主同治皇帝，准了臣子的奏章，諭令各省府縣，有鄉兵圍練剿賊出力的地方，增廣了幾個生員；被賊匪蹂躪及大兵所過的地方，酌免了幾成錢糧。蘇松常鎮太幾州，因為賦稅最重，恩准減漕。所以蘇州的人民，尤爲涕零感激，却好戊辰會試的年成又到了，本來一般讀書人，雖在亂離，兵燹八股八韻，朝考卷白摺子的功夫，是不肯丟掉，況當歌舞河山拜揚神聖的時候呢！果然公車士子，雲集筆硯，會試已畢，出了金榜。不第的自然垂頭喪氣，撲出都，過了蘆溝橋，渡了桑乾河，少不得灑下幾點窮愁之淚。那中試的進士，却是欣欣向榮，拜老師，會同年，團拜請酒，應酬得發昏。又過了殿試，到了三月過後，臚唱出來，那一甲第三名探花黃文載，是山西稷山人；第二名榜眼王慈源，是湖南善化人；第一名狀元是誰呢？却是姓金名沟，是江蘇吳縣人。我想列位國民沒有看過登科記，不曉得狀元的出色價值，這是地球各國只有獨一無二之中國方始有的，而且積三年出一個，要累代陰功積德，一生見色不亂，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頌揚得體，方纔合配。這叫做羣仙領袖，天子門生，一種富貴聰明，那蘇東坡李太白還要退避三舍，何況英國的倍根、法國的盧騷呢？話且不表，單說蘇州城內元妙觀，是一城的中心點，有個雅聚園茶坊，一天有三個人在那裏同坐在一箇桌子喝茶；一箇有鬚的老者，姓潘，名曾，奇號勝芝，是蘇州城內的老鄉。

紳，一箇中年長龍臉的姓錢名端敏號唐卿是箇墨裁高手，首坐着的是小圓臉姓陸名叫仁祥號華如殿卷白摺，極有工夫。這三個都是蘇州有名的人物。唐卿已登館選，舉人還是孝廉；那時三人正講得入港。潘勝芝開口道：「我們蘇州人真正難得！本朝開科以來，總共九十七個狀元，江蘇到是五十五個！那五十五個裏頭，我蘇州城內就占了去十五個。如今那圓蟠巷的金錢青，也中了狀元了，好不顯煥！」錢唐卿接口道：「老伯說的東吳文學之邦，狀元自然是蘇州出產；而且據小姪看來，蘇州狀元的盛衰，與國運很有關係！」勝芝愕然道：「到要請教！」唐卿道：「本朝國運，盛到乾隆年間，那時蘇州狀元，亦稱極盛。張書助同陳初哲，石琢堂同潘芝軒，都是兩科連中間，錢湘齡遂三元及第。自嘉慶手裏，只出了吳廷琛、吳信中兩個，幸虧得十六年辛未這一科，狀元雖不是那榜眼探花，傳臚都在蘇州城裏，也算一段佳話。自後道光年代，就只吳鍾駿、崧甫、年伯，算爲前輩，爭一口氣，下一粒讀書種子。然而國運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至於咸豐手裏，我親記得是開過五次，一發荒唐了，索性脫科了。」那時候唐卿說到這一句，就伸着一只大拇指搖了搖頭，接着說道：「那時候世叔潘八瀛先生，中了一個探花，從此以後，狀元鼎甲，廣陵散絕響於蘇州。如今這位聖天子中興有道，國運是要萬萬年，所以這一科的狀元，我早決定是我蘇州人。」舉人也附和着道：「吾兄說的話真關着陰陽消息，參伍天地。其實我那錢青同年兄的學問，實在數一數二。文章書法是不消說，史論一門，綱鑑熟爛又不消說。我去年看他在書房裏，校部